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

起重光作噩正月盡玄
默奄茂十二月凡二年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天禧五年春正月丁丑朔帝御延慶殿見輔臣 乙未
遣使撫京東水災 丁酉以右諫議大夫張士遜為樞

密副使 翰林學士劉筠見帝久疾丁謂擅權歎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因表求外任授右諫議大夫知廬州 二月丁未給事中知河陽孫奭再表求解官養父庚戌命知兗州以奭父時居鄆州兗鄆相通故也 庚午以光祿寺丞孔聖佑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

三月辛巳御正陽門觀酺 戊戌天章閣成庚子奉安御集御書於天章閣遂宴輔臣於閣下 夏四月丙辰客星出軒轅 五月乙亥慮囚降天下死罪 癸未詔

皇太子讀春秋 六月丙午太白晝見 已未國子監

請以御製至聖文宣王贊及近臣所撰十哲七十二賢

贊鏤板詔可 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先是司天測

儀天厯當食之既前九日帝避正殿分命中使祈禱是

日食四分而止翌日宰臣詣閤門拜表稱賀 戊寅新

作景靈宮萬歲殿為帝祈福也 八月熒惑犯南斗

九月宋綬等使還上契丹風俗

略云綬等始至木葉山
山在中京東微北自中

京東遇小河唱教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
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為契丹所併所

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
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採獵其行如
飛凡六十里至殺辦河館過惠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
無人居內城有瓦屋倉廩人多漢服七十里至榆林館
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自此入山少人居七十里至努
都烏克館蕃語山為訥都水為烏七十里至香山子館前
倚土山臨小河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
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渡土河亦云種種水聚沙成墩
少人煙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曾于此過冬凡八十
里至張司空館七十里至木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
宿穹帳欲至木葉三十里許始有居人瓦屋及僧舍又
歷荆榛荒草復渡土河至木葉山本按巴堅莽處又云
祭天之地東向設毼屋署曰省方殿廡皆以毼藉地後
有二大帳次北又設毼屋曰慶壽殿去山尚遠國主帳
在毼屋西北望之不見嘗出三豹甚馴馬上附國人而
坐獵則以捕獸蕃俗喜罽魚設毼廬于河水之上密掩

其門鑿水為竅舉火照之魚盡來湊即垂釣竿罕有失者迺至張司空館問國主在上河上軍魚以魚來饋是歲隆慶卒隆慶初封常王及請盟改梁王後封秦國王又加秦晉國王隆裕有子宗業封廣平王為中京留守改幽州幽都縣為宛平縣其衣服之制國母與蕃官胡服國主與漢官即漢服蕃官戴纁冠上以金華為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象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窄袍加義襴繫鞬鞞帶以黃紅色條裏革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無簷不撒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末綴珠或紫阜幅巾紫窄袍束帶丈夫或綠中單綠花窄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以紫黑色為貴青色為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為弦箭削樺為筈鞬勒輕快便於馳走以貂鼠或鵝項鴨頭為杆腰著官有夷高畢參間國政左右林牙掌命令惕隱若司宗之類又有九行宮每宮署使及部

署掌領部族有永興
積慶洪義昭敏等名

戊寅吐蕃嘉勒斯賚請降 冬十

月戊申祥源觀成總為屋六百一十三區 詔獎淮南

江浙湖發運副使周實以其自春至冬運上供米凡六

百餘萬石故也 壬子輔臣以帝違豫浸久上表引漢

宣帝唐高宗故事請五日一御便殿從之 十一月甲

申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王欽若有疾

累表請就醫京師未報丁謂密使人給欽若曰上數語

及君甚思一見君第上表徑來上必不訝也欽若信之

即令其子右贊善大夫從益移文河南府與疾而歸謂
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
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戊子降授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
益一官轉運使及河南府官皆被責仍頒諭天下 十
二月乙巳以內殿崇班皇甫繼明同勾管三館秘閣公
事咸平中初命劉崇超監三館祕閣圖籍其後因循與
判館聯署掌事時論非之崇超素與王欽若厚善丁謂
為相別用繼明以分其權更號監圖籍曰勾當公事自

是內臣遂與大學士同職時論愈非之

呂中曰王文正用則劉承規不得為節度丁謂相則內臣與學士同職蓋君子與小人異而小人與閹官為一體也

是歲契丹改年曰太平

開泰盡九年

立梁王宗真為太子宗

真字葉卜肯小字哲庫宮人訥宋津所生齊天皇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已出梁津不悅焉高麗致貢於契丹

乾興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詔改元 二月庚子朔大赦
天下詔自今中外所上表章省去尊號羣臣再表請復
稱不允乃別上尊號曰應天尊道欽明仁孝癸卯詔從
之然亦不果受冊 甲辰制封丁謂為晉國公馮拯為

魏國公曹利用為韓國公 甲寅對宰相於寢殿之東

偏帝不豫浸劇

考異蔡夢州直筆載上疾大漸大臣扣
問問侯乃以指點胸又展五指再出三

指以示丁謂等時皇第八燕王獨存仁宗先已建儲方
年十三觀上意蓋有所屬章獻隔帷見之候大臣退令
近侍追之傳諭適來官家展五指又出三指只說三五
日來疾勢稍退別無他意謂等諾之此事或政當此日

然疑不敢著邵氏聞見錄云真宗大漸之夕李文定與
率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
名以問疾宿禁中累日不肯出率執患之無以為計偶
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
攪水畫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即上馬去文
定臨事大抵類此按當此時文定貶斥久矣或指他相
則不可知又按仁宗實錄真宗崩元儼以疾在告特遣
中使告諭王扶疾至內庭號泣見太后既奉慰遂廬于
宮門之側如此則真宗未崩以前元儼
固不留宿禁中也恐邵氏誤耳今不取

戊午崩於延慶

殿遺詔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
為皇太妃是日百官見太子于延慶殿之東楹遣內殿
承制閤門祇候薛貽廓告哀契丹京城內外並增兵衛

罷工役

初輔臣共聽遺命於皇太后退即殿廬草制

軍國大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丁謂欲去權字王曾曰

皇帝冲年政出房闈斯已國家否運稱權尚足示後況

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

亂之乎謂不敢言曾又言尊禮淑妃太遽須他日議之

不必載遺制中謂怫然曰參政顧欲擅改制書耶曾復

與辨而同列無助曾亦止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

廷賴以為重

考異李燾曰二事據王曾言行錄曾本傳無之丁謂傳乃云謂欲去權字坐此忤太

后意謂憐人必不能爾或謂竄逐後羞悔前作猥竊曾語以為已力欲欺世盜名而史官誤信之今不取言行錄又云尊淑妃為皇太妃亦謂所增遺制本無之則恐不然若遺制果無曾豈容不力辨蓋曾未欲遽行將執奏而謂沮止曾耳曾自言此事宜不謬但記錄者偶失之固當取其可信者江休復雜志亦云真宗上仙明肅名兩府入諭之一時號泣明肅曰有日哭在且聽處分議畢王文正作參政秉筆至淑妃為皇太妃卓筆曰適來不聞此語丁崖州曰遺詔可改耶衆亦不敢言明肅亦知之始惡丁而嘉王之直按雜志與言行錄略同然丁謂但欲諂事明肅耳於淑妃何取焉若明肅果無此語謂安敢強增加以拂明肅意且謂當此時方寵幸未見要也雷允恭敗詐乃覺恐

江氏亦傳聞未審今不取

已未大赦除常赦所不

原者百官進官一等優賞諸軍山陵諸費無以賦民

庚申命宰臣丁謂為山陵使先是羣臣議太后臨朝儀王曾援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帝坐右垂簾聽政既得旨而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聽癸亥太后忽降手書處分盡如謂所議蓋謂不欲令同列預聞機密故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及學士草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甲子始聽政於崇政

殿西廡 乙丑以生日為乾元節 丙寅宰臣丁謂加
司徒馮拯加司空樞密使曹利用加左僕射並兼侍中
王曾謂丁謂曰自中書令至諫議大夫平章事其任一
也樞密珥貂可耳今主幼母后臨朝君執魁柄而以數
十年曠位之官一旦除授得無公議乎謂不聽 戊辰
貶道州司馬寇準為雷州司戶叅軍戶部侍郎知鄆州
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仍播其罪於中外準坐與周懷
政交通迪坐朋黨傳會也始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丁謂

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指曾嘗以第舍假
準也曾遂不復爭知制誥宋綬當直草責詞謂嫌其不
切即用已意改定詔所稱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皇違

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皆謂語也

考異李燾曰江休復云呂文靖

作三字日值旬假丁晉公定會客忽來招遂趨往至則
懷中出詞頭簾外草冠萊公雷州制既畢覽之不憚曰
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呂遜謝再三乞化筆增損遂注
兩聯曰當孽豎亂常之日乃先皇違豫之初罹此震驚
遂至沈劇按呂夷簡天禧四年九月自知制誥改龍圖
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不在舍人院久矣又下詔責寇
準等乃二月二十九日其草詔時非旬假可知恐江氏
誤也今不取當從龍川別志當直舍人乃宋綬龍川別

志又云丁謂逐李迪命宋綬草責詞綬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罹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按實錄具載寇準及李迪責詞準則云為臣不忠迪則云附下濟惡並無春秋及漢法等語當是宋綬但從謂指草詔却自用己意行文故不同耳罹此震驚遂至沉頓乃叙說周懷政謀反事準坐與懷政通謀迪坐傳會準初不叙爭議上前事也蓋迪與準同責而別志偶不及準故妄以爭議事附著之然爭議亦何至震驚沈頓乎今不取

謂惡準迪

必欲置之死地遣中使齎敕就賜二人中使承謂指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有所誅戮狀至道州準方與羣官宴驛吏言狀州吏皆悚懼出迎中使避不見問其

所以來之故不答衆惶恐不知所為準神色自若使人
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
敕準即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纔至膝拜敕於庭
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道險不能進州縣以竹
輿迎之準謝曰吾罪人得乘馬幸矣冒炎瘴日行百里
左右為之泣下既至吏以圖經獻首載州東南門至海
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常為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
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耶中使至鄆州迪聞其異於

他日即自裁不殊其子東之救之乃免人往見迪者中
使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臬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
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我
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迪由是得全或語
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筆
墨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初迪貶衡州丁謂戒使
者持詔促迪上道通判鄆州范諷輒留數日為治裝祖
行諷正辭子也先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

肥失阡陌民數爭不能決諷為手書分別疆理民皆持
去以為定券無復爭者及通判淄州歲旱蝗他穀皆不
粒民以蝗不食菽猶可執而患無種諷行縣至鄒平發
官廩貸民縣令爭不可諷曰有責令無與也即出貨三
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在鄆州日詔塞決河州募民
入芻槀而城邑與農戶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若
非詔書使度民力之意有司誤也即改符使富人輸三
之二因請下諸州以鄆為率朝廷從其言 曹瑋責授

左衛大將軍知萊州瑋時任鎮定都部署丁謂疑瑋不受命詔河北轉運使韓億馳往收其兵先是億嘗忤謂意謂欲緣是并中億而瑋得詔即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韋矢箠自隨謂卒不能加害三月壬申以給事中李及知杭州及性清介所治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惡錢塘風俗輕靡不事宴遊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以

龍圖閣直學士魯宗道權判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
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為姦狀於是多所釐正又悉書
科條揭於廡下人皆便之 丙子賜羣臣御飛白書各
一軸帝始未嘗飛白書一日至真宗靈御前見所陳飛
白筆遂取而試書體勢遒勁有如夙習因以分賜焉
戊寅中書請自禪祭後隻日於崇政殿或承明殿視事
隻日如先帝故事前後殿皆不坐詔隻日雖不視事亦
當宣召近臣入侍講讀 乙酉作受命寶其文曰恭膺

天命之寶命參知政事王曾書 庚寅初御崇德殿聽
朝皇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 光祿寺

丞尉氏馬季良家本茶商劉美女壻也夏四月壬寅召

試館職太后遣內侍賜食促令早了主試者分為作之

此據江休復雜志主
試者學士晏殊也

戊午加贈皇太后三代父通為

彭城郡王母龐氏為越國太夫人兄美為侍中 薛由

如契丹告即位也 五月丁丑詔先朝日厯起居注未

上者亟修纂之蓋自大中祥符元年後史官失於撰集

故也 六月己亥朔上大行皇帝謚曰文明章聖元孝
廟號真宗 契丹主聞真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哀號慟
因謂其宰相呂德懋曰聞嗣皇尚少恐未知通好始末
苟為臣下所閒奈何及薛貽廓至具道朝廷之意契丹
主喜謂其后蕭氏曰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
中國乃設真宗靈御於范陽憫忠寺建道場百日為真
宗飯三京僧復命沿邊州郡不得作樂下令國中諸犯
真宗諱悉易之遣殿前都點檢耶律僧隱等祭奠弔慰

時太常博士程琳為接伴契丹使者謂琳曰昔先帝嘗通使承天太后今皇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為兄弟則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乃嫂也禮不通問使者語屈 庚申西京作坊使入內押班雷允恭伏誅允恭與丁謂交結倚勢驕恣始宦者以山陵事多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太后太后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效力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慮汝妄有舉動適為汝累允恭泣告不已

乃以為山陵都監三月乙亥允恭馳至陵下司天監邢
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
墳允恭曰如何不用中和曰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
先帝無他子若如秦王墳當即用之中和曰山陵事重
按行覆驗時日淹久恐不及七月之期允恭曰第移就
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衆莫敢違即
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
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之曰出與

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不可而重逆允恭意唯唯而已允恭即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衆議籍籍修奉山陵部署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癸巳入內供奉官毛昌達還自陵下具奏其事太后連遣人詰謂謂始請遣使按視丙申遣入內供奉官羅崇勲等就鞏縣訊鞠允恭罪狀以聞癸卯又遣權知開封府呂夷簡龍圖閣直學士魯宗道同內臣覆視皇

堂咸請復用舊穴乃詔輔臣會謂第議明日再命王曾覆視謂請俟曾還與衆議不異始復役詔復役如初唯皇堂須議定乃修築曾卒從衆議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金珠銀帛犀玉帶等杖死於鞏縣籍其家弟允中決配郴州編管邢中和決配沙門島 初丁謂與雷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太后嘗以帝卧起晚令內侍傳旨中書欲獨受羣臣朝謂適在告馮拯等不敢決請謂出謀之及謂出頗陳其不可且詰拯等不

即言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滋不悅允恭既下獄王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間一日語謂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曾有他意也曾因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辨於簾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惶恐不知所為以笏叩頭而出癸亥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謂獨不與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

當致力無大憂也馮拯熟視惟演惟演踉蹌及對承明
殿太后諭拯等曰謂身為宰相乃與允恭交通因出謂
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干
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
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近方識其矯誣且
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
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
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太后怒甚欲誅謂

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
且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怒少解令拯
等議降黜之命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
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耶乃責謂為
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欲亟行
止令拯等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

呂中曰遠小人之法不可以不嚴而去小人之幾不
可以不密故來鄭朋楊興之奸者惟陳蕃失於不密

遂激為朋黨之變唐甘露白馬之禍李訓鄭注皆蹈
幾事不密之戒也丁謂之奸真宗晚年欲去之矣寇
準被酒漏言失於不密反有雷州之行坐是謂之烽
焰愈熾內倚宦者雷允恭貴戚錢惟演為奸外與曹
利用林特等為黨若拔山矣而曾一旦去之甚易其
幾密也故雖以計傾之而當時公論亦不以為過焉
丙寅參知政事任中正罷為太子賓客知鄆州坐營救
丁謂故也中正弟中行中師并坐降絀 秋七月王曾

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為給事中魯宗道為右諫議大夫並參知政事宗道為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始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為對宗道曰第以實告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杓故就酒家飲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識之於

是并夷簡皆首蒙擢任 禮儀院言大行山陵禮畢莊
穆皇后郭氏嘗母儀天下禮當升祔莊懷皇后潘氏本
從藩邸追命止當饗於后廟詔集議尚書省學士承旨
李維等請如禮儀院所定從之 丙子以樞密副使錢
惟演為樞密使 戊寅詔真宗陵名曰永定始丁謂請
名陵曰鎮及謂貶馮拯謂三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
陵然永定乃縣名也而宣祖止名安陵又以翼祖陵已
名為定復追改為靖云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

輔臣三上表請皇太后遵遺制每五日一臨便殿依
先定儀注許令中書樞密院奏事與皇帝共加裁酌皇
太后不許復上皇帝表乃從之初女道士劉德妙嘗
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鞠之德妙具
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
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雷允恭數
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及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
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上即問若所事

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
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辛卯再貶謂崖州司戶參
軍諸子並勒停祀又坐與德妙姦除名配隸復州籍其
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其弟誦說諫悉降黜仍以謂
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罪謂
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
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猶當制即草詞曰無將之
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論者快焉謂初遂準

京師為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
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謂報復之速謂道出
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
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
罷 壬辰詔中外臣寮有曾與丁謂往來者一切不問
甲午輔臣請皇太后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凡軍馬
機宜及臣下陳乞恩澤並呈稟取旨若常事即依舊進
入候印畫付外或事從別旨有未可行者即於御前納

下再俟處分從之 八月壬寅以禮部郎中張師德為
契丹后生辰國信使契丹后生辰專遣使始此 乙巳
帝與皇太后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始用王曾議也時馮
拯繼丁謂為首相頗欲躡謂故迹曾獨曉以禍福且逆
折之拯不敢肆自是事一決於兩宮初謂定太后稱予
謂敗中書與禮儀院參議每下制令稱予而便殿處分
事稱吾太后詔止稱吾 九月己巳詔伎術官自今不
得如京朝官用考課遷陟先是司天監丞徐起等言遇

先帝御樓及帝即位止遷一官願如京朝官例遷兩官朝廷惡其倖遂條約之已卯詔以天書從葬永定陵

用王曾呂夷簡之議也

考異李燾曰天書從葬永定陵據國史實呂夷簡建議魏泰東

軒雜記則以為王曾今兩存之

辛卯靈駕發引帝不視事者十日其

後雖視事猶御便殿初有司請悉壞靈駕所經道路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侍御史知雜事謝濤言先帝東封西祀儀物大備猶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務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

損之太后不可帝時與太后俱坐閣中乃言曰城門卑者當毀之民居不當毀也太后以為然冬十月己酉葬文明章聖元孝皇帝於永定陵廟號真宗己未祔真宗神主於太廟廟樂曰大明之舞以莊穆皇后配饗仍詔立莊穆忌初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神主參知政事呂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導聖德則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甲子帝與皇太后始復御承明

殿十一月丁卯朔樞密使錢惟演罷為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初丁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石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既萌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馮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實太后姻家不可與政請出之乃有是命惟演至河陽嘗請曲賜鎮兵錢太后將許之侍御史知雜事蔡齊曰賞罰者上之所操非臣下所當請且天子新即位惟演連姻后家乃請偏賞以自為恩搖撼衆心不可許

即劾奏惟演遂罷賜錢 戊辰以李沆王旦李繼隆配
饗真宗廟庭 以翰林學士劉筠為御史中丞先是三
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舉舊儀榜之堂中令各舉
糾彈之職毋白中丞雜知 癸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
維翰林學士晏殊修真宗實錄尋復命翰林侍講學士孫奭
知制誥宗綬度支副使陳堯佐同修仍令內侍諭以一
朝大典當謹筆削之意 乙亥以皇太后生日為長寧
節 庚辰判國子監孫奭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

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錢贍之然常不給自臣去郡恐漸廢散乞給田十頃以為學糧諸州給學田始此 辛巳始御崇政殿西閣召翰林侍講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語侍讀學士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王曾以帝新即位宜近師儒故令奭等入侍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則奭拱默以俟每講體貌必莊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帝為竦然改聽 壬午以尚書右丞張知白

為樞密副使 國子監舊制皆用近臣及宿儒典領近
歲頗任貴游子弟之初仕者與管庫資序略均壬辰始
命馮元同判國子監仍詔自今毋得差補蔭京朝官

是月吐蕃李立遵來附 十二月甲辰詔輔臣崇政殿
西廡觀孫奭講論語既而帝親書唐賢詩以分賜焉自
是每召輔臣至經筵多以御書賜之 京城穀價翔貴
戊申出常平倉米賤糶以濟貧民 丁卯詔應典賣田
產影占徭役者聽人告以所隱田三之一予之 高麗

王詢卒子欽立加馮拯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
曾集賢殿大學士自是上相必加昭文監史次相加集
賢若上相罷免則以次而升如除三相則分監修國史
於次相云

史臣曰真宗英晤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
明必多作為數奏灾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
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沆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
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

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
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
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鵠自投地皆稱天賜祭告而誇
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
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
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覲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
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
賢哉

富弼曰真宗愛人可謂深矣至臨軒親問逋負官物者釋之非理督納者則還以內庫錢身沒者給其家仁愛之德足以感動天下臣等見近歲每降赦恩必言天下逋負官物非侵欺者率令除放有司未嘗肯放一物至於逋負人身沒產空子孫飢寒尚為州縣鞭笞催督者聖人雖有德音為有司鄣蔽先帝之法亡矣漢增海租魚不出蓋天地生物豈容盡取也真宗以張象中奏乞條約解鹽餘利有時而闕不許其

請聖見甚遠矣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檢討

臣

德生

編修

臣

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鈴

校對官主事

臣

陳墉

謄錄監生

臣

張廷楹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三十六

起昭陽大辟獻正月盡旃
蒙赤奮若十一月凡三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諱濬初名受蓋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大中祥
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獻皇后無子取為已

子養之七年封慶國公八年封壽春郡王天禧元
年兼中書令明年進封昇王九月丁卯冊為皇太

子

天聖元年春正月丙寅朔詔改元帝讀詔號泣者久之
謂左右曰朕不忍遽更先帝之號也 庚午契丹使初
來賀長寧節 自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
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畜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
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
徒未甚熾外無西北金縢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為
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
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兵戈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

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權三司使李諮嘗言天下賦調有常今西北寢兵二十年而邊餽如故他用浸廣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寬斂厚下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剝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益高民力積困也自天禧以來日侈

一日又甚於前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陞下宜與公卿大臣朝夕圖議而救正之帝納其言癸未命御史中丞劉筠提舉諸司庫務薛貽廓與三司同議

裁減冗費

詔中書樞密院同議塞滑州決河

河入中國行太

行西曲折由山間則不能為大患及出大垓走東北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跡既堙河并為一而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之所會時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之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岸汨則易摧故聚芻葉薪條枚實石而隄之合以為埽凡埽之法若高十尺長八尺其筭以徑圍各折半因之得積尺七千五百則用薪八百圍芻葉二千四百圍所謂葦索心索底篋簾首索簾椿槓柅柅棹後槓其多寡稱所用若大小廣

袁不同則隨時損益之而亦視此為率焉故凡置埽必
伺水之深度岸之高或疊二疊三四一埽之長居岸二
十步而岸長或數百步或千餘步埽壞輒牽連而去又
置埽以補救之其費動為緡錢數萬凡埽初下水曰撲
崖居上而捍水曰爭高闊地置之以備水曰陷埽埽實
墊為亡所患浮喘則危其卷埽之器則有制脚木制木
進木柜馬短長木簍大小石簍雲梯引板推梯卓斧綿
索鼓旗所以科工作而為號令之節凡度役事負六十
斤行六十里為一工土方一尺重五十斤取土二十步
外者一工二十五尺上接邪高皆折計之水背向不常
則埽各從地而易

本朝惟川峽廣南茶聽民自賣買禁其出
境餘悉權犯者有刑在淮南則斬黃廬舒壽光六州官
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採茶之民皆

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
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百姓歲輸稅
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為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
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
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
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則江陵府潭鼎澧鄂
岳歸峽七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
折稅餘則官悉市而斂之總為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

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荆湖二百四十七萬
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皆轉輸要會之地曰江
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蘄
口為六權貨務凡民欲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給日用者
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
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謂
之交引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予茶如京師
凡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縣官之利甚博而商賈

輸於西北以至散於外國其利又特厚焉縣官鬻茶歲課緡錢雖贏縮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十餘萬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宿兵既多餽餉不足因募商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象齒

食貨志作犀齒

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

食欲廣儲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則其法既弊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

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坐賈號交引鋪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畜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為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以救之然不能無弊

癸亥詔置計置司

實錄丁亥日

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

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

庚寅計置司考茶法利害奏

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緡錢二
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緡錢
實十三萬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
官吏廩給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因請罷三
說行貼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
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

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
本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
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
私售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
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
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其
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
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弊朝廷皆從其說

庚子發卒增築京城 二月丙申鑄天聖元寶錢

初祥符天書既降建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及真宗誕節本命三元用道家法內外為齋醮京城之內一夕數處帝即位并太后誕節亦如之靡費甚衆至是或以為言而宰相馮拯因奏海內久安用度宜有節帝及太后曰此先帝意也會寢疾不果行即詔禮儀院裁定禮儀院請帝及太后誕節本命宜如舊他節命八宮觀送醮舊一歲醮四十九請損為二十大醮二千四百分

請損為五百齋官第給湯茗詔增醮分為千二百餘悉
可三月己巳禮儀院又請罷天慶等五節天下賜燕
詔新定設醮州府賜燕如舊餘悉罷減玉清昭應宮
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清衛卒以分配諸軍其工匠送
八作司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清衛準此辛卯始行淮
南十三山場貼射茶法司天監上新厯賜名崇天保
章正張奎靈臺郎楚衍等所造也夏四月己亥以吏
部郎中龍圖閣待制薛奎權知開封府奎為政嚴敏擊

斷無所貸人畏憚之目為薛出油其語上達帝因問奎
謝曰臣知擊奸安避此帝益加重焉 辛丑中書言諸
道轉運使副河北河東陝西部署鈐轄都監并奉使契
丹臣寮辭見請並許上殿奏事從之初但令兩府大臣
附奏太常丞丁度言臣下出外必有所陳今一切令附
奏非所以防壅蔽也故中書為言卒得請帝初即位度
上書論六事又嘗獻王鳳論于皇太后以戒外戚云
罷禮儀院從樞密副使張士遜等請也太常禮院典禮

所出大中祥符中又增置禮儀院以輔臣領其事於是始罷丁巳詔翰林學士至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各舉堪充諫官御史者以名聞先是上封者請復置諫官御史三五員蓋本朝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多不專言責而御史或領他局天禧初詔兩省置諫官御史臺置侍御史以下各六員不兼職務每月須一員奏事其後員缺不補故言者及之 欽州深在山谷間土煩鬱人多死瘴毒推官延安徐的獻策於轉運使請徙州瀕水

轉運使以聞且留的再任辦役辛酉詔從其請的短衣持挺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立樓櫓為戰守備畫地居軍民治府舍倉庫溝渠廛肆民皆便之 五月甲子行

陝西河北入中芻糧見錢法

食貨志云初雍熙中用兵西北艱於饋餉乃令商人

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及鹽末鹽官私便之至道初楊允恭為江淮兩浙制置茶鹽使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自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而茶無滯積然商人急於得鹽而鹽不可復得其輪運粟者持交引詣京師有坐賈置鋪隸名權貨務之家轉鬻茶貨而去及西北通好罷兵邊儲稍緩物

價漸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商人病之景德中鹽錢副使林特上茶法二十三策令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歲入新引二百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諸權貨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齋券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既而商利浸薄陝西交引益賤入中者日少邊備不給茶法亦壞是歲改行貼射法令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虛估之弊稍革

庚寅議皇太后儀衛制同乘輿

六月戊申河南府言永定陵有民田十八頃凡估錢七十萬帝曰營奉先帝陵寢而償民田直可拘以常制

耶特給百萬 乙卯禁毀錢鑄鐘 秋七月壬申

考異
實訓

及本紀俱

作辛巳 蠲天下逋負自是遂為例 八月乙巳以太

常博士曹修古為監察御史孔延魯劉隨並為左正言
延魯嘗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
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上
其事延魯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大驚已而莫
不歎服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氏祠事孔氏故多
放縱者延魯一繩以法上言廟制卑陋請加崇飾從之

甲寅有芝生天安殿柱召輔臣觀之退奉表稱賀乙卯詔羣臣就觀監察御史鞠詠言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為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為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亳州因朝京師圖入相詠奏惟演憚人嘗與丁謂為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姦將已萌懼牽連得禍因出力攻謂今若遂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

望不行詠語左正言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去 馮拯病太后有復相王欽若意欽若時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帝嘗為飛白書王欽若字適欽若有奏至太后因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輔臣皆不與聞己未欽若至國門庚申入見九月丙寅馮拯罷為武勝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欽若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初拯五上表願罷相於是遣使撫問還奏其家儉

陋被服甚質太后賜以衾綢錦綺屏然拯平居自奉侈靡顧禁中不知也為相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林特嘗詣拯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書既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欽若再入中書謂平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為遷叙圖以獻冀便省覽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時矣同列往往駁議欽若不堪曰王子明在政府日不爾也魯宗道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他人可企公若執政平允宗道安敢

不服 閏月戊戌寇準卒於雷州 馮拯病不能赴河
南已亥卒遣入內都知藍繼宗致奠贈太師中書令諡
文懿 癸卯始命寇準為衡州司馬準已卒弗及知也
其妻宋氏尋乞歸葬西京許之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
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出笋衆
因為立廟號竹林寇公祠 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
使趙賀言蘇州太湖塘岸壞及並海支渠堙廢水浸民
田即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領其事伐石增堤浚積

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萬六千戶歲出苗租三十萬先是賀通判漢州蜀吏喜弄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人目為趙家關言如關梁不可越也後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所部漕船舊皆由主吏自遣受賕不平或數得詣富饒郡因以商販貧者至不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產厚薄分劇易為三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吏巧不得施 癸丑詔審官院自今知州軍同判知縣入並引對於便殿 冬十月辛酉朔徙陝西緣邊軍馬屯內

地 監察御史鞠詠嫉王欽若阿倚數睥睨其短欽若
心忌之會詠兼左巡率府率安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
俊少在邊有勞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責授太
常博士同判信州 十一月戊戌詔禁江南諸路師巫
邪術先是知洪州夏竦索部中師巫得一千九百餘戶
勒令歸農毀其淫祠因奏請朝廷嚴賜條約故降是詔
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
十六戶主之其後富者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大

中祥符末薛由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
久不報寇瑊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瑊去而由代
之詔由與轉運使張若谷度其利害由若谷議廢交子
不復用則貿易非便但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戊午詔
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
十為額大理寺丞知彭山縣盧察乞官襄州以掃灑
墳墓帝許之

後贈多遜尚書亦由察請

十二月江州民陳蘊聚居

二百年食口二千而蘊年八十且有行義州以聞帝曰

良民一鄉之表旌之則為善者勸矣甲子授蘊本州助教
辛未詔吏部流內銓選幕職官知大縣闕京朝官
故也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一十四萬四千有
奇口一千九百五十一萬有奇客戶三百七十五萬三
千有奇口五百九十四萬有奇

二年春正月癸卯命御史中丞劉筠等四人權知貢舉
詔修景靈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署曰奉真庚辰命
王欽若為禮儀使 契丹改鴨子河為混同江 三月

戊子朔詔禮部諸科舉人不能對策者毋輒黜落先是上封者言經學不究經旨乞于本科問策一道至是對者多紕繆帝特令取其所長用廣仕路 己丑同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張君平言南京陳許徐宿亳曹單蔡潁等州古溝洫與畿內相接歲久不治故京師數罹水患請委官疏鑿之詔從其請 丁酉奉安真宗御容於景靈宮奉真殿 皇太后諭宰臣曰比擇儒臣侍上講讀深有開益宰相因言工部郎中馬宗元通經有行

義可使入奉經筵辛丑命宗元直龍圖閣癸卯王欽

若等上真宗實錄一百五十卷降詔褒諭乙巳御崇

政殿賜進士安陸宋郊長洲葉清臣吳縣鄭戩等一百

五十四人及等四十六人同出身不中格者六人以常

經真宗御試特賜同三禮出身丙午又賜諸科一百九

十六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身

考異宋史云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

四百八十五人今從長編略有異

郊與其弟祁俱以辭賦得名禮部奏

祁第三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郊第一而置祁第十

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劉筠得清臣所對策奇之故擢第二本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 壬子賜鄉貢進士張環太常寺太祝呂宗簡進士及第仍附春榜環洎孫宰臣王欽若之壻宗簡參知政事夷簡弟也 夏四月知池州李虛已言州縣春初豫支錢和買紬絹民或不欲者強之則為擾辛酉詔三司諭州縣毋得抑配非土產者罷之 天禧初帝乳母許氏為宮人所讒出宮嫁苗繼宗及是邀駕自陳丙寅封臨潁縣君以繼宗為

右班殿直加許氏當陽郡夫人復入宮 五月丁亥朔

日有食之 乙未錄繫囚 六月己未百官表請聽樂

不許表五上乃許之因諭王欽若曰今雖勉從衆請秋
宴但當用樂之半其諸遊幸則心所未忍也 壬申罷

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宮觀然燈 秋七月戊子

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碩內

殿承制朱緒點檢山場所積茶初朝廷既用李諮等貼

射法行之暮年豪商大賈不能軒輊為輕重而論者或

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
會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朝廷
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因令碩等行視既而諮等
條上利害甚悉且言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
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
察其實助為游說願力行之無為流言所易於是詔有
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 初
禁寺觀毋得市田及真宗崩內遣中使賜荆門軍玉泉

山景德院白金三千兩令市田言為先帝殖福後仍不

得為例由是寺觀稍益市田矣

邵伯溫見聞錄云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

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又曰遠方不足留蓋遊京師乎父以貧為辭長老者贈以中金百兩至京師真宗判南衙因張耆納后宮中及即位為才人進宸妃至正位宮幃聲動天下仁宗即位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老者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無山門后其念之后以本閣服用物下兩寺為錢以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既成輒為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疊其下門乃成蛟畏鐵也今玉泉僧堂梁記云后所建稍益

市田據食貨志

癸丑奉安真宗御容於玉清昭應宮

安聖殿 八月丙辰朔宴崇政殿初用樂之半樂工奏
技帝未始矚目終宴猶有戚容時詔下成都府召優人
郭朝天等補教坊左正言劉隨以為賤工不足辱詔書
監察御史李紘亦言陛下即位尚未能顯巖穴之士而
首召伶官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 詔
舉官已遷改而貪汙者舉主以狀聞聞而不以實者坐
之 己卯幸國子監謁先聖文宣王召從臣升講堂令
直講屯田郎中馬龜符講論語賜龜符三品服已而觀

七十二賢贊述閱三禮圖問侍講馮元三代制度又幸
昭烈武成王廟還幸繼照堂宴從臣 甲申太白入太
微垣 九月辛卯祠太乙宮賜道左耕耨茶帛 庚子
皇太后手書賜中書門下以故中書令郭崇孫女為皇
后諭輔臣曰自古外戚之家鮮能以富貴自保故茲選
於衰舊之門庶免他日或撓聖政也 冬十月辛巳詔
自今赦書令刑部摹印頒行時判部燕肅言舊制集書
吏分錄字多舛誤四方覆奏或致稽違因請鏤板宣布

或曰板本一誤則益甚矣王曾曰勿使一字有誤可也

遂著于令

考異李燾曰王子融云冠萊公嘗議萊印赦書以頒四方衆不可而止其後四方覆奏赦

書字誤王沂公始用冠議今刑部鑄宿雕字人橫印宣布子融稱議初出於萊公不知何據今但從正史實錄

稍增益之

丙辰奉安真宗御容於洪福院 十一月乙未

朝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丙申饗太廟丁酉合祀祭天地於圜丘大赦百官上尊號曰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賜百官諸軍加等 乙巳立皇后郭氏時張美人有寵帝欲

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辛亥王欽

若封冀國公曹利用改封魯國公並加恩故事輔臣例

遷官參知政事呂夷簡與同列豫辭之遂著為式

考異宋敏

求春明退朝錄云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呂夷簡懇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按咸平初孫何建議已嘗釐革敏求傳不記國史因之

十二月丙寅權判都省馬

亮言天下僧以數十萬計間或為盜民頗苦之請除歲

合度人外非時更不度人仍自今毋得收曾犯真刑及

文身者係籍詔可 是冬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

患之以問二府皆請備粟練師以待不虞樞密副使張知白獨言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兵者以上初政觀試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終以為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萬一有變亦足應用未幾契丹果罷去雄州候卒報有兵入鈔邊衆皆恐知州高繼忠曰契

丹歲賴吾金繒何敢渝盟居自若已乃知渤海人叛契

丹行剽兩界也

考異司馬光記聞云天聖初契丹遣使借塞內地牧馬朝廷疑惑不知所答王

欽若方病在家章獻太后命肩輿入殿中問之欽若曰不與則示怯不如與之太后曰彼性狡猾奈何延之塞

內欽若曰彼以虛言相恐喝耳未必敢來宜密詔曹瑋使奏乞整頓士馬以備非常太后從之契丹果不入塞瑋時知定州歐靖聖宋擬遣云王欽若再入中書天聖初北朝遣使致書稱彼境荒饉借雄州之地畋獵時欽若假與之上曰理將何如欽若曰咸平中彼來侵疆豈先有書乎遂依答之甚押闖焉二事或即此年事然曹瑋時知天雄軍明年十一月欽若卒四年正月又往永興七月復知天雄軍未嘗知定州也皆恐傳聞之誤今取悉不

三年春正月戊子契丹遣宣徽南院使蕭從順等來賀長寧節見於崇德殿皇太后垂簾置酒殿中以宴之御史中丞薛奎館伴從順欲請見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

見太后而契丹使來獨不得見奎折之曰皇太后垂簾
聽政雖本朝羣臣亦未嘗得見也從順乃已及辭從順
有疾命宰臣王曾押宴都亭驛從順問曾曰南朝每降
使車悉皆假攝何也曾曰使者之任惟其人不以官之
高下今二府八人六嘗奉使惟其人不以官也從順默
然此據王曾言行錄稍刪潤之既而從順桀驁稱疾留館不以時發
帝遣使問勞挾太醫診視相屬于道樞密使曹利用請
一切罷之從順乃引去 二月乙丑權御史中丞薛奎

罷為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或譖奎漏禁中語也既而秦州闕守帝以奎屢官西邊習其土風即改奎知秦州秦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為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算歲中廩粟積者三百萬征算衍者三十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復得芻粟十餘萬三月丙子徙知河南府陳堯佐知并州每汾水漲州人憂溺堯佐為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亭民賴其利夏四月壬子朔詔恤刑獄是月以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劉燧知河南府燧先世

代郡人後魏遷都因家河南唐末五代之亂衣冠舊族
多離去鄉里或爵命中絕而世系無所考惟劉氏譜牒
具存燧嘗權發遣開封府事獨召見太后問曰知卿名
族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燧曰不敢他日數問
之燧無以對因為風眩仆而出乃免 五月庚寅錄繫
囚 癸巳幸御莊觀刈麥聞民舍機杼聲賜織婦茶帛
已亥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兩浙轉運司言逋有節
行居西湖二十餘年未嘗入城故也 六月癸酉環原

州屬羌叛寇邊環慶都監趙士隆等死之遣使者安撫
陝西 秋七月戊子詔諸路轉運使察舉知州通判不
任事者 壬寅以前戶部郎中夏竦起復知制誥竦才
術過人然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目為
姦邪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
京師求起復依中人張懷德為內助而王欽若雅善竦
因左右之故有是命 八月辛亥知益州薛由言本州
解發舉人自張詠以來例給館券至京今得三司移文

乃責吏人償所給官物恐非朝廷之意帝曰漢貢士皆
郡國續食今獨不能行之遠方耶其令悉蠲之 戊午
以忠州鹽井歲增課夔州奉節巫山縣舊籍民為營田
萬州戶有稅者歲糴其穀皆為民害詔悉除之 初李
諮等條上茶法利害然論者猶爭言其不便辛未命翰
林侍讀學士孫奭知制誥夏竦等再加詳定 九月庚
辰朔以戶部郎中知制誥夏竦為契丹生辰使度支副
使兵部郎中姜遵為正旦使右正言直史館張觀為契

丹后正旦使專遣使賀契丹后正旦始此竦以父承皓
與契丹戰沒母喪未暮義不可行辭表有云義不戴天
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惡聞夷樂之聲改命工部郎
中龍圖閣待制馬宗元是月契丹主如燕契丹雖立
五京而往來無恒月至是次南京宴于內果園燕人聚
觀爭以土物來獻契丹主禮高年惠鰥寡賜酺至夕六
街燈火如晝士庶嬉遊求進士得七十二人命賦詩第
其工拙以張昱等十四人為太子校書郎韓樂等五十

八人為崇文館校書郎 冬十月乙卯太白犯南斗

辛酉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晏殊為樞密副使 庚午

以宰臣王欽若為譯經使唐譯經使以宰相明釋學者
兼領之本朝翻譯經論初令朝官潤文及丁謂相始置
使而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請為使議者非之 十

一月孫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
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麗
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

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請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錢以售之於是茶法復壞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冀國公王欽若既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戊申卒皇太后臨奠出涕贈太師中書令諡文穆遣官護葬事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本朝以來宰相恤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

時人目為癭相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上意又性傾巧敢為矯誕太后以先朝所寵異故復用之及吳植事敗太后滋不悅同列稍侵之欽若邑

邑以沒

太后解體據溫公邑邑以沒據江氏

後有詔塑像茅山列於仙官

本朝故事叙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咸平初曹彬以樞密副使兼侍中位戶部侍郎平章事李沆下循舊制也乾興中王曾由次相為會靈觀使曹

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為重詔利用
班曾之上議者深以為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王
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閤
門不敢裁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
定利用鬱不平帝使張士遜慰曉之庚申詔宰相樞密
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
召張旻於河陽為樞密使利用疑代已始悔懼焉 殿
前副都指揮使楊崇勳嘗詣中書白事屬微雨新霽崇

勲穿泥鞞登階王曾領之不以常禮延坐崇勲退劾奏
其失送宣徽院問狀翌日對帝請傳詔釋罪太后問其
故曰崇勲武夫不知朝廷之儀舉劾者柄臣所以振紀
綱寬釋者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則仁愛歸於上而威
令肅於下矣 癸亥徙崖州司戶參軍丁謂為雷州司
戶參軍謂以家寓洛陽嘗為書自責叙國厚恩戒家人
毋輒怨望遣人致於西京留守劉燾祈付其家戒使伺
燾會衆僚時達之燾得書不敢私即以聞帝見之感惻

故有是命宰相言謂天下不容其罪而竄之今不緣赦宥未可內徙帝曰謂斥海上已數年欲令生還嶺表耳

考異李燾曰魏泰叙此事繆妄最甚今不取張唐英所載差近之故正史循用然謂必不敢上表特與其家人書爾唐英亦誤乙丑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張旻

依前充樞密使太后徽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深德之故復長樞府尋改名著癸酉契丹始遣使來賀皇太后正旦戊寅太白晝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三十七

起柔兆攝提格正月盡彊
國單閼十二月凡二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天聖四年春正月癸未契丹遣樞密副使蕭德呼勒等來
賀長寧節德呼勒等既來賀契丹又使人持酒果與德呼勒

等帝問宰相王曾曰契丹齎送酒果者凡三十餘人已至莫州可聽其來否曾曰宜止其來而以州兵代之轉酒果付德呼勒可也帝曰善知益州薛由言兩川犯罪人配隸他州雖老病得釋者悉留不遣自今請無放停帝曰遠民無知犯法而終身不得還鄉里豈朕意乎察其情有可矜者聽遣還甲辰帝謂輔臣曰駙馬都尉柴宗慶求為使相如何王曾對曰先朝石保吉魏咸信皆歷行陣有勞晚年方除使相且將相之任豈容私請

帝然之 二月庚戌王清昭應宮使王曾請下三館校
道藏庫經從之 甲寅詔官吏犯贓至流而按察官不
舉者并劾之 壬戌遣官祀九宮貴神 三月戊寅朔
以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為相州觀察使初塞下訛言契
丹將絕盟故遣維往使契丹主素服其名館勞加禮使
即席賦兩朝悠久詩下筆立成契丹主大喜既還帝欲
用為樞密副使或斥維詩不當自稱小臣沮罷之乃加
刑部尚書維久厭書詔之勞辭不拜引李士衡故事求

換官故有是命 中書言諸路別置勸農司文移取索頗為煩擾甲申詔罷勸農司轉運使提點刑獄仍領勸農使如故 是月契丹準布叛契丹西北恒為党項準布諸部侵擾至是益甚 夏四月辛亥還知寧州楊及所獻繡佛帝謂輔臣曰及佞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之職焉用此為耶 五月丁丑以知制誥蔡齊章得象並為翰林學士時舍人院無知制誥特詔翰林學士夏竦草詞判刑部燕肅上奏曰唐大理卿胡演進月囚帳

太宗曰其間有可矜者豈宜一以律斷因詔凡決死刑
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自是全活甚衆望准唐故事
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下其章中書王曾以為天下皆
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狴犴而久不得決請獄疑
若情可矜者聽上請壬午詔大辟疑者奏讞有司毋得
舉駁辛卯詔館閣校勘自今毋得增員時樞密副使
張士遜請以其子友直為校勘帝謂館閣所以待天下
英俊不可私授止令於館閣讀書且降是詔已亥詔

舉人有文辭可採而操檢不修者州郡毋得薦送 閏
月戊申減江淮歲漕米五百萬石初景德中歲不過四
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五十萬石故江淮之間穀
常貴而民貧於是都官員外郎吳耀卿請約咸平景德
中歲漕之數立為中制從之然東南災儉輒減歲漕數
或巨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 詔除
舒州太湖等九茶場逋息錢十三萬緡 解州永豐渠
湮淺舟楫不通鹽運大艱主者耗家產幾盡州校麻處

厚詣闕訴理右班殿直劉達因請治渠起安邑至白家
場詔從之至是渠成公私果利 詔增西川廣南東西
路諸州軍進士解額有差 六月庚寅大雨震雷平地
水數尺壞京城民舍壓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
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
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
先歸者皆愧服焉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
皆欲東奔帝以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此第民間訛言

耳不足慮也已而果然辛卯帝避正殿減常膳 乙未
詔臣僚因南郊或乾元節奏薦親屬自今無得乞進士
及第并同出身 丁酉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畿內東西淮南河北民田被水者蠲其租流徙者所在
撫存之 詔三司所在官物為水漂失者皆蠲除之

戊申御長春殿復常膳 乙丑以工部郎中龍圖閣待
制韓億為契丹后生辰使崇儀副使田承說副之承說
皇太后之姻也妄傳太后旨于契丹曰南北歡好傳示

子孫兩朝之臣勿相猜阻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
太后有旨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太后必以此
語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
之福也即以語附億令致謝時皆美億能因副介失辭
更為恩意焉初陝西轉運司言民間買官糟造醋頗
有遺利已置務權之請推其法天下王曾曰權酒盖出
于前代之不得已今以經費至廣未能省去若又權醋
則甚矣詔罷之辛未詔兩川所造錦綺等歲減上供

之半易綾紗為絹以供邊費 壬申詔諸路轉運使舉
所部官通經術者 審刑院詳議官太常博士館陶王
汾上疏言河北為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
里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為契丹所據餘出征賦者七
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內
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洺之地並漳水者屢遭
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故緣邊近郡數蠲稅租而又牧
監芻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北之地雖有十之七而

得租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
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養馬數萬徒耗芻豢未嘗
獲其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
閒罷諸垆牧以其地為屯田發役卒刑徒佃之歲可獲
穀數十萬斛夫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以為利今以
為害繫乎用不用耳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
分則無奔決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為
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矣詔河北轉運使

規度以聞同判洺州王軫獨謂不然會公遷監察御史復奏曰臣考觀記傳但載灌溉之饒不書疏導之法惟相州圖經稱天井堰魏武帝所作二十里分十二堰每堰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故左太冲魏都賦云堰流十二同源異口詳此則古漳水淺不與岸平必就岸開渠臨渠作堰則水流渠內渠灌田中蓋為渠之初必就高阜渠行數里方達平田若水與岸平田岸相接為渠甚易溉田不難則久已開治矣又豈假臣言而後隱度

哉又曰臣詳王軫所度漳渠大率謂水卑岸高渠已堙塞軫曰功大則亦然耳若云水濁不可以溉及所作堰遇川溢必復壞則是軫等不知溉田之方作堰之法臣按鄭白渠之引涇水也在耀州之雲陽三原富平及京兆府之涇陽高陵櫟陽六縣汭渠皆立斗門多者置四十餘所以分水勢其下別開細渠則水有所分民無奔注之患且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故能溉糞禾黍今言水濁不可以溉斯豈軫之不知而自為知耶又其作堰之

法皆用大石方四五尺者錮之以鐵積於中流擁為雙
派其南流為涇水其東流為二渠故雖駭浪不能壞若
不如此則是歲輒修治豈有利哉今漳水之岸若復渠
田請訪諸雲陽擇水工十數就摹古人作堰決渠之法
及觀今人置斗門溉田之方或雲陽民犯罪當配者令
皆徙相州教百姓水種陸蒔之利則謀易成矣詔俟大
河畢役就度工而事終寢九月戊申三司請市糴芻
粟帝因問輔臣諸坊監牧馬幾何王曾對曰當今比五

代馬多數倍計芻秣費歲不下數百萬蓋措置利害失其要若以陝西蕃部入中馬立定數餘聽民間市易二三年間必大蕃息此與畜之外廩無異也帝然之 乙卯詔講官孫奭馮元舉京朝官通經術者 庚申詔禮部貢院諸科通三經者薦擢之 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為三班奉職 乙丑監察御史曹修古言七十致仕載在禮經近代以來貪榮不去故貞觀中嘗下責諭之詔仍令致仕官在本品見任之上蓋欲其知恥而勇退

也。比有年僅八十尚在班行，心力既衰，職事何補？請下御史臺及諸路轉運司告諭文武官七十者，令上表自陳，特與轉官致仕。仍從貞觀舊制，從之。因著為令。修古嘗偕三院御史晨朝，將至朝堂，黃門一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詈。修古奏：前代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勅治。帝聞立命答二黃門。壬申，命翰林學士夏竦、蔡齊知制誥，程琳等重刪定編勅。帝問輔臣曰：或謂先

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憮人惑上之言也
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繁密之文以
便于民何為不可帝然之 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廣信軍城壞以近北境不敢築知軍王德用率禁軍
亟城之詔賜軍士緡錢及城成降詔褒諭 辛巳出內
藏庫緡錢二十萬下京西路糴軍儲 乙酉詔進士諸
科嘗經先朝御試而今不預薦者許就省試 淮南轉
運司言楚州北神堰真州江口堰修水閘成初堰度舟

歲多壞而監真州排岸陶鑑監楚州稅王乙並請置水

閘堰旁以時啓閉及成漕舟果便歲省堰卒十餘萬乃

詔發運司他可為閘處令規畫以聞鑑乙並優遷

考異
鑑得

陽人其孫愷嘗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有文字記此事
甚詳乙元城人王安石誌其墓云乙言楚州可去堰為

閘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錢一百三十

甲午昏霧四

萬米六萬八千石與實錄差不同當考

塞丙申奉安真宗御容于鴻慶宮先是孫奭馮元

共薦大理寺丞楊安國為國子監直講于是并召安國

父奉禮郎兗州州學講書光輔入見帝令說尚書光輔

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臣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帝欲留為學官光輔固辭乙卯以光輔為國子監丞遣還十二月丁丑詔京城物價翔貴其令三司出廩米之下者貸畿內民爭赴之迄春初無飢者先是太倉粟有陳腐不可充軍食者權發遣三司事程琳因建此議朝廷從之凡出米六十萬斛三司下畿縣買素食物料提點公事張嵩以畿內災歉乞收糴於市帝問輔臣曰此何所用王曾等對曰御庖所須

也帝曰豈可以口腹擾民其悉罷之 壬午幸玉清昭
應宮開寶寺景靈宮祈雪故事車駕還必作樂前導帝
精意以禱命母作樂既雪輔臣皆賀帝喜曰力田之民
自今有望矣 丁亥帝謂輔臣曰朕欲元日率百官先
上皇太后壽然後御天安殿受朝賀其令太常禮院草
具其儀皇太后曰豈可以吾故而後元會之禮哉王曾
等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命
因再拜稱賀帝固欲先上太后壽既退出墨詔付中書

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潮冒民田是歲監西溪
鹽倉范仲淹言於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
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
旋濤而死者百餘人衆譴然言其不可成詔遣中使按
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
令儀力主仲淹議而仲淹尋以母憂去綸表請身自督
役踰年堰成民享其利為綸立生祠

考異司馬光記聞云仲淹請築捍海

堤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
以衛民田長編止言泰州今從之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
禮畢帝乃服袞冕御天安殿受朝賀癸丑命樞密直
學士禮部侍郎劉筠權知貢舉中書初議擇官帝曰劉
筠可用也筠時在潁州遂驛召之己未詔禮部貢院
比進士以詩賦定去留學者或病聲律而不得騁其才
其以策論兼考之諸科毋得離摘經注以為問目又詔
進士奏名勿過五百人諸科勿過千人庚申降樞密
副使刑部侍郎晏殊知宣州

考異宋史云己未晏殊罷與長編差一日

先是

太后召張耆為樞密使殊言樞密與中書兩府同任天下大事就令乏賢亦宜使中材處之耆無他勲勞徒以恩倖遂極寵榮天下已有私徇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為樞密使乎太后不悅於是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其齒監察御史曹修古言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絀今殊忿躁無大臣體請正典刑以允公議殊坐是免尋改知應天府殊知應天乃大興學校范仲淹方居母喪殊延以

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殊始

李燾曰論張者不可為樞

密據張唐英政要及歐陽修神道碑史不載也

戊辰以翰林學士夏竦為右

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初武臣賞罰無法吏得高下為姦

竦為集前比著為定例事皆按比而行二月癸酉命

參知政事呂夷簡樞密副使夏竦修真宗國史翰林

學士宋綬樞密直學士劉筠陳堯佐同修宰臣王曾提

舉丙子詔賑京東流民丙申知寧州楊及上所修

五代史帝謂輔臣曰五代亂離事不足法王曾曰安危

之迹亦可為監也 三月癸卯罷兗州知州天貺節朝
拜乾元觀觀在奉符縣距州三百里歲皆知州自行而
有道路供辦之勞帝因命奉符知縣代之 王蒙正為
荆南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橫肆知府李若谷繩以法議
事多異同轉運使王碩具奏頗佑蒙正戊申徙若谷知
潭州荆南士族元甲恃蔭屢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父
兄訓子弟耳洞庭有宿賊數邀商賈船殺人投尸湖水
每捕獲以所殺尸漂沒無可驗輒貸死隸他州既而逃

歸復攻劫若谷以術禽致磔于市自是湖寇少息秦
州地震 癸丑以右正言劉隨為左司諫隨在諫職數
言事嘗言今之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靖可也

辛酉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乙丑賜進士虞城王
堯臣等一百九十七人及第八十二人同出身七十一

人同學究出身二十八人試銜丙寅賜諸科及第并出

身者又六百九十八人

考異按宋史戊申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一千七十

六人今從長編

夏四月癸酉試特奏名進士及諸科甲戌賜

同出身及試銜者凡三百四十二人 辛巳契丹遣昭

德節度使蕭蘊政事舍人杜防來賀乾元節知制誥程
琳為館伴使蘊出位圖指曰中國使者至契丹坐殿上
位高今我使至中國位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皇帝所
定不可易防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卿可乎琳曰南北
朝安有小大之異防無以對帝令與宰相議或曰此細
事不足爭將許之琳曰許其小必啓其大固爭不可蘊
乃止 辛卯賜新及第人聞喜宴于瓊林苑遣中使賜

御詩及中庸篇一軸帝先命中書錄中庸篇令張知白
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覆陳之 壬辰壽寧觀
火 五月庚子朔詔武臣子孫習文藝者聽奏文資

壬寅太白晝見 辛亥錄繫囚 辛酉命呂夷簡等詳
定編勅 癸亥太后幸楚王元佐第視疾是日王薨帝
自臨奠輟視朝五日贈河中鳳翔牧追封齊王諡恭憲
陪葬永熙陵 先是太后大出金帛重修景德寺遣內
侍羅崇勲主之六月癸未命翰林學士蔡齊撰記宰臣

張知白因言按五行志宮室盛則有火災近者洞真壽

寧觀相繼火此皆土木太盛之證也請自今罷諸不急

營造以答天戒帝納其言

考異壽寧觀火在四月洞真宮火則不得其時東京記云

天聖初當考張知白雖有是言上固然之未即行也本紀即于是日書罷諸營造之不急者恐誤矣

詔

翰林學士依大中祥符五年故事常令一員在院如假

故次學士直天聖元年嘗詔隻日出宿以故事隻日鐫

院隻日降麻故也至是中書言恐宣召不即至而有是

詔秋七月甲辰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庚戌詔以

大暑自今不御前殿終月 先是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日官奏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監察御史曹修古言日官所定希旨悅上不為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自此人人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為福天變不告取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為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為重傷物命且真宗嘗禁採絨毛故事未遠宜罷之時方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

不可勝計修古極陳其不可八月壬申修古出知歙州
丙戌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陳堯咨為宿州觀察
使知天雄軍樞密直學士陳堯佐權知開封府堯咨內
不平上章固辭時太后常以雙日垂簾特用隻日召見
敦諭之不得已拜命尋有詔堯咨遇契丹使過大名權
位丞郎上及歲增公使錢百萬自契丹修好天雄城壁
器械久不治堯咨至並加完葺然須索煩擾多暴怒列
軍士持大槌侍前吏民語不中意立至困仆九月召

輔臣至宗政殿西廡觀孫奭講書奭因畫無逸為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下 陝西同華等州旱魃食苗

太常博士國史院編修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今年苦旱百姓疫死此皆大異也陛下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已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為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為沴近日制命有信

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
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
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
蔽其事不虛昔兩漢日蝕地震水旱之變策免三公以
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
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耶陛下信任不篤耶必若使之
宜推心責成以極其効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罷不急
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

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浹於下豈有時澤之艱哉

上絳

疏不得其時附見

陝西言旱蝗後

已未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程琳

為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素器琳當除命
喜曰不辱吾筆矣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
租先是詔選能吏治畿縣太常博士漢陽張錫知東
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
恃贖者吾所先也歲中遂以治迹聞樞密直學士李及薦
錫材堪御史帝曰李及清謹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

也即命錫為監察御史 辛未罷陝西青苗錢 戊寅

以進士雍丘桑懌為衛南尉懌有勇力善用劍及鐵簡

嘗舉進士不中去游汝潁間力田以自給汝旁諸縣多

盜懌自請補耆長得往來察姦因召里中惡少年戒曰

盜不可為吾不汝容也久之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

運使奏其事特擢之

考異李燾曰國史桑懌傳並用歐陽修所為文據實錄天聖五年十

月懌初得衛南尉非郟城也今但從實錄附傳亦誤以衛南為郟城蓋因歐陽文耳

乙酉監修

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吳兢於實錄正史外錄太宗與羣

臣對問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實錄
日歷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
與正史並行從之 壬辰醫官院上所鑄俞穴銅人式

二詔一置醫官院一置相國寺先是帝以鍼砭之法傳
述不同俞穴稍差或害人命遂令醫官王惟一考明堂
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又纂集舊聞訂正訛謬為銅
人鍼灸圖經至是上之因命翰林學士夏竦撰序摹印
頒行 乙未詔西川廣南在官物故者遣人護送其家

屬還鄉官為給食 丙申滑州言塞決河畢詔速第修
河臣僚勞效以聞 十一月丁酉朔名滑州新修埽曰
天臺埽以其近天臺山麓故也 己亥以河平宰臣率
百官稱賀遂宴崇德殿自天禧三年河決至是積九載
乃復塞遣官告謝天地社稷宗廟諸陵始役既興朝議
以歲饑將復罷知滑州寇瑊言病民者特芻藁耳幸調
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朽腐為棄物後復興功斂之是
重困也乃詔訖役 辛亥朝饗景靈宮壬子饗太廟

癸丑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賀皇太后于會慶殿 丁
巳恭謝玉清昭應宮 十二月辛未加恩百官 以左
正言直史館孔道輔為左司諫龍圖閣待制時道輔使
契丹猶未還也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
艱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
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
先聖而不禁之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
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

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爭端帝問其故道輔曰契丹比為黑水所破勢甚蹙每漢使至輒為侮慢若

不校恐益易中國帝然之

考異道輔本傳云道輔受諫官之命即日論曹利用羅崇

勳考之不合今移

是歲南郊肆赦中外以為丁謂將

見七年十一月

復還殿中侍御史練琰上疏極論其姦請更不原赦帝納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七